

甌甄洞藁

卅四之六

漢書門類		一〇四七四號	二〇冊
漢書門類		七六函	二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門類	一〇四七四號	二〇冊
漢書門類		七六函	二〇冊	二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74
番號		冊數	20(14)
番號		函號	317 80



魏澗彙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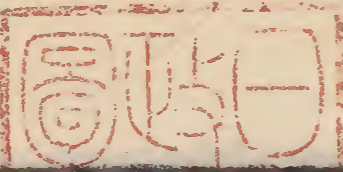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海贊校

碑文四首

太昊犧皇陵廟碑

淺草文庫



犧皇氏之王天下也蓋都陳稱太昊云太昊陵在今
陳州之西北三里東去其畫卦臺二里高可十尋望
之嶒嶒若園丘蔡水經其前東匯為池即白龜獻瑞
處陵左右至於今生著蓋地靈也而犧皇之靈實幽
贊之陵園寢廟深廣三百畝有奇未詳所自置乃饗
祀之典則由上世以來不廢我

高皇帝定天下之四年詔治太昊陵寢親爲文遣禮
官牢祀之敕守臣歲祀爲令甲逮
純皇帝卽位七年詔大治寢殿殿後爲平臺重屋貯
御碑其上前爲神御爲露臺以受朝饗又前爲輦道
爲寢門爲棘門爲應門門各三尙闕麗決鬱過孔廟
數倍蓋隆之也百餘年來頗爲霖潦所嚙蠹蝽乘而
腐之土木頽弛丹雘剝蝕而先朝之所隆幾且蕩
然豈獨其守臣責耶

今皇帝卽位之二年都御史臣道直御史臣鈇以督
學副使臣貞吉言具疏請得留輸帑金三千金大治
之如

憲廟時不治且亟壞而費益不訾制下大司空尚
書議議治陵如兩臣言第不得留帑金以薄邊實爲
主計者憂其便宜圖之未幾都御史召入爲少司
馬御史得代行明年夏四月御史臣堯卿按部陳州
齊沐而謁陵廟則叅政臣國倫按察僉事臣汝翼
臣坤亨從之御史頰仰徘徊感然顧謂三臣曰岌岌
矣古之式閭表墓爲其賢且藉以風世也聖如犧皇
非所謂啓斯文之闕而爲萬世帝者師乎卽奈何惜
三千金使

祖宗之制蕩然又安在其表中土而稱

今皇帝德意乃謀諸都御史臣重奉 詔其圖之以
經費屬布政臣承蔭以營度屬坤亨以興事攷工屬
知州臣烝而以其尉若幕副材石既盈工吏既肅拓
其舊而一新之凡因之工三拓之工七建兩樓神御
前左衡鼓右縣鐘相望若井幹應門之外營綽楔三
其一廣徑門象太乙其二橫道東西鄉象六闕御史
題其中曰先天門東曰繼天立極西曰開物成務森
若鼎峙而樹屏其南以辟車騎爾乃繚以重垣垣皆
朱堊翼以丙舍舍皆玄巧別爲左右夾道以通齋祓

庖涵之所爾乃前後植柏數百株蔚然成青林矣是
役也因財於公羨因役於刑徒不薄邊實亦不侵民
力經始於七月而以十二月告成御史卽以其成之
月自大梁馳至陳諷日舉祀事國倫等從之如初御
史曰美哉巖巖乎翼翼乎稱帝陵矣藉不得奉 明
詔從便宜臣力豈至此哉屬國倫紀其事而碑之國
倫曰犧皇之功德大矣紀傳所載象圖畫卦應龍紀
官造書契之文制嫁娶之禮教畋漁養犧牲蓋其彰
彰著者萬世之下仰而師之其功德大而難名故其
澤綿綿而不斲嘗考棺槨制自黃帝黃帝有冢在橋

山猶曰葬其衣冠今按世紀由女皇至無懷氏凡十
五世皆襲庖犧之號而後炎帝作由炎帝至榆罔凡
八世而後黃帝作然則太昊氏遐矣未有棺槨疑無
冢卽陵廟非古也豈後世帝王將脩其功德爲是望
而禮之猶所謂葬其衣冠意乎乃茲十尋之丘非有
厲禁歷千萬世樵牧不及惟著生之而人無古今賢
不肖未有毀其一抔土者非其不斬之澤然乎不者
何虎丘之錮驪山之穿曾不得比于裸葬而以牢祀
終天地乃在其棺槨未制衣冠未藏者乎嗟乎異矣
異矣我國家凡三詔治陵而陵寢盛諸臣或倡其

議或肩其勞皆有所以默翼之

今皇帝法古圖治茲一甚盛舉矣孔子曰德合天地
者稱帝太昊氏又帝之始也國倫雖欲譽天地之大
其將奚從

楊侯城興國碑

初楊侯城興國成父老欲碑之侯不可曰予虞其有
復瑕瑕不足恃也其侯之三年乎踰歲淫雨蓄而瑕
者數處更築之蓋三年城不復瑕父老曰可碑矣侯
又不可曰城非從地出予實罷民力興事而復攘以
自勞人其謂之何父老以告吳子吳子曰侯意深哉

夫春秋成城必書重民力也昔華元廵功子罕行築
皆以謳者之口增畏可知古人大役必不得已而後
興卽防民之口猶防川難矣豈其易居成功乎侯過
自謙讓有以也父老識之又踰歲侯遷襄陽丞去父
老環城而嗟曰微侯其孰遺我以安可碑矣乃礮石
以請於吳子吳子曰今乃知父老之不忘侯非有爲
也因紀其事而勒之按興國居鄂下雉間故永興縣
地歷宋元或爲軍或爲路明興始署爲府尋改州州
故有城委土爲之城西一面墉山其三面皆塹湖久
之盡圯而僅址存屬承平百餘年民間外戶不閉小

有野警一虞候之力能制之故有司不恃城居人亦
晏然無所告急至嘉靖中鄰境盜漸起間一竊發則
陰結里人爲鄉導然猶憚捕不敢近城久之鄉道皆
盜且引鄰境盜深入爲父老憂有司始戒嚴議城守
請給縣官緡錢繕治之旣得請乃復料民而役計畝
而材民自爲城而縣官緡錢莫知所出入矣未一二
年城又盡圯頗爲黠盜所窺遂有乘墉而入斬關而
出者有司索息莫敢問且亟下令勿告變告變者杖
殺之嗟乎茲毒於藉寇兵甚哉隆慶中唐侯汝禮來
請括鄰邑之田廬我境內者籍爲里氓因得而租庸

之衣冠之使無負險而潛奪其遠心且用以備他盜蓋自籍里以來而又繼以楊侯善彈壓四境庶幾其按堵矣乃楊侯視城之圯也則憊然不勝其憂曰古者司空不視塗猶以爲非國而況國無城郭乎夫盜賊何常之有今恃一日羈縻而忘久遠計非是因與父老約曰亡羊而不補牢可謂智乎厝火而臥積薪可謂安乎今父老皆有闔廬以辟燥溼而都不城猶野處而露寢難且復作將奈何諸父老無不欣然願受命侯乃率其丞史物土方度丈數揣高卑厚薄而差算其徒庸財糗奏記兩臺使兩臺使如其議以請

于朝報可於是得留貢金三千有奇爲城資侯乃聚諸父老之稍有家者授以心計分董其役掘舊址入地深五尺實以巨石基之基以上則琢石鱗次而甃之石以上則陶埴而埤堦之外削而內陲豐下而銳上周遭可六百餘丈高二仞厚半之爲門五而樓櫓其上東曰下雉西曰永興小西曰陽新南曰鎮山北曰高陵蓋從其道所郵適也爲水門三爲警舍三十始事在萬曆戊寅之初夏而卽以其秋告成望者莫不稱神速城旣成侯乃議所與守於是設門候嚴更柝以健卒布守諸警舍而猶偵以遊徼提以邏騎

以故居人無不帖席臥者予聞之民所曹好鮮其不
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曰衆心成城是役也
侯不得已與衆圖之而因與衆守之藉令當外戶不
閑時父老且晏然難與慮始侯亦且避選事名而無
因以動衆城豈真從地出哉夫事以時舉功以會成
今侯去郡且一年而城已五年巋然爲江漢巨觀外
足以銷邪心而內足以壯士氣父老不能一日不恃
城宜不能一日忘侯矣予庶幾無愧辭哉侯吳郡人
名士元字仁甫起家進士在郡故多善政不書特書
其成城者如此其爲諸父老先而碑侯者予從兄國

典也銘曰

九州羣牧星錯禹疆爲墉爲垣具曰金湯肆予永興
麗彼職方內包山澤外塹長江承平滋久城復于隍
奸宄竊發比屋踉蹌楊侯至止維民所恃牧職旣脩
民艱斯庀爰省頽雉殷憂如燬乃詢耄耆乃謀卿士
鳩工慮材衛我赤子豈不閔勞久安伊始百工斯陳
百堵載新堅壁文堞突爾嶙峋自夏徂秋厥功何神
塗歌巷頌我侯何仁侯也不有退讓逡巡去而見思
始被貞珉

華容縣城碑

瓦瓦同臺

卷之三十四

七

傳

華容令田君城華容成且三年其邑人孫兆孺走千里謁予爲紀其事且曰邑士人之德君也不徒以其成城也兆孺予故人令又治行高等爲鄰域所竊慕因受狀紀之按華容古孱陵地在巴丘之西稱巖邑逮入國朝尤多鼎甲世族然以其濱洞庭也一二長吏闇於行水而諱言防民邑用坐困焉徃予經行其野野人患潦莫知所徙入其市市人患盜莫知所匿岌岌乎眉可察矣因勞之曰潦不可隄而殺盜不可城而拒耶曰棟患非難顧得賢長吏難耳今觀兆孺所稱述田君不誠賢長吏哉夫田君旣平其政使

民有餘力治隄疏溝洫潦不能災而耕者盈野矣乃獨四顧其城郭蕭然如野則閔焉私憂之豈其暴民於路而稱百里長若乃惜一日之經費而避始事名將委土可以限内外乎於是聚邑長老而與之圖事城者盛也非高堅不足以盛民然役吾瘠民以高堅吾城是爲患非棟患也今計緡於官因工於備二三長老分堞而董之勤惰疾徐惟爾堅瑕惟爾不佞百里長得以行城之法從其後長老得無以爲厲乎長老曰此爲吾屬計長遠也何止無厲謹受命邑故以孔道冠蓋絡繹歲籍丁夫爲徒御凡幾百人徃徃乾

沒於胥史而邑令倅尉因得分輿阜之食而藉餘夫代之其後夫不勝役又從民間調發役益繁民益患苦無已田君悉發其弊一日而得餘夫金二百餘屬邑長老爲經營資又敕民兵若干人曰民兵者因民而兵爲保障設也今率棄戈矛而營縣牒以自利是豢之使噬吾民也何以兵爲夫保障莫急於設險城功興非若屬出力而誰乎於是手畫而面驅之薪者陶者冶者負土而轉石運甃而堊塗者林林登登皆兵也皆自相踐更爲之未數月城成高三仞厚三之一廣千丈有奇爲門五而警舍倍之樓櫓干堞巋然

一新邑士人扶老攜幼覩而駭焉曾不知其役之興而成之若是易也田君其神君乎顧一年成城三年紀事何居兆孺曰邑故土城創自宋而元人易之以石久之址存耳父老相傳成化以來增脩之役凡五舉每費輒溢千金役民夫不可勝算然杵未及息而阨者不止一隅城何可恃也乃田君不下堂而置百堵于掌淫雨不能攻潢潦不能齧亡命揭竿之徒望而消其邪心必三年而千百年無恙可知也邑士人之德君蓋深矣夫然後紀豈徒邑士人之心安哉吳子嘗聞之治天下去其害治者而治興矣又曰善爲

政者樹德不善爲政者樹怨夫田君去其邑兩大害
而新一城且以結士人之心無泯滅時其明於樹德
遠怨哉君名大年字 蜀定遠人起家進士兆孺
各斯億

侯公生祠碑

侯公諱堯封字欽之東海嘉定人以進士御史三仕
楚爲按察副使提兵鎮襄陽二年遭太夫人喪去又
一年襄人思之而家尸祝之襄令吳之佳乃諭諸長
老曰公方面重臣有功德若屬若屬思而尸祝之誠
厚道然豈若屬所得私爲位乎吾聞齊人思其相慶

燕人思其守布蓋立生祠云若其微燕齊故事舉襄
衆爲一祠不猶專且尊乎諸長老莫不欣然受命於
是令先之諸長老羣而赴之卜地得唐相張柬之園
故址爲公祠祠成乃走使鄂渚之東乞碑吳子以吳
子故知公也因憶往歲予遊玄嶽過襄公嘗登予峴
山探羊叔子碑俯睨其陽東之園在焉徐與步過飲
深樹間甚鬯乃今襄人祠公適在其處豈叔子所稱
自有宇宙即有此山耶非偶然矣顧公法官也而又
治兵非若親民吏之易樹德也何襄人德公乃爾公
蓋用親民之道於襄有以結其心乎夫襄跨江漢而

與秦韓鼎峙爲楚西戶蓋重鎮也一切軍興若考功計吏兩撫臣竝得奉璽書兼制之而三方一有始禍竊發則且相望爲犄角而後稱完計非可自用其便宜保境偏安爲也又其地磽确受漢水無時病潦土俗好遊冶五方之人雜處浮食卽探丸竊鉤之徒伏其中郡邑長吏不能盡繩以法公至旣宣上威德行部諸郡邑問民瘼稽俗尚條布功令而蘇恤釐正之已乃登壇講武號召勇敢士淬鐵劍被組練甲修復楚子左右乘廣授以隆中陳圖三令五申之以待不虞蓋二年江漢間晏然枹鼓不鳴而故所患探丸竊

鉤之徒亦莫不回嚮受約束爲諸將用蓋刑清則民服有備故無患百姓益得有餘力以耕商自殖熙熙然不知有兵且不知公法官也茲公所由見德襄人深哉而祠以昭德俎豆以明敬庶幾世世不忘公非獨其令私也嗟乎豈惟令不私公哉張園與峴山相望不百武昔人碑叔子以至于今今人碑公以躋諸古其以功德竝也乃予謂叔子以湮滅爲慨猶名之也而公曾不有其功德又安冀夫名與山俱傳哉銘曰列侯氏晉東海表吳神明之胄厥有耆儒金閨通籍繡斧辟途風先八使聲著兩都三仕我楚楚人

其孥江漢湯湯為楚西甸握符視師戢回翼善淬我
 鐵劔被我組練兩轅既攻八陳斯擅以楚鎮楚方城
 攸奠保障維嚴繭絲載撤士女見休農人大悅公雖
 于征去思彌切立像豎祠俎豆爰設戔戔三峴表公高節
 墓誌銘三首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追贈通議大夫兵部左

侍郎江公墓誌銘

通議公下世且五十年其孫惟大來佐武昌始造予
 以誌請予惟公先朝遺忠也敢不拜命之辱按狀
 江公諱潮字天信門人稱之曰鐘石先生豫章貴谿

縣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宋宣和間有祖公榮仕為弋
 陽令因家弋陽淳熙初徙貴谿之湖陵里其後有名
 彥璋者公六世祖也舉元鄉貢生文斌文斌生永洪
 永洪以文無害丞監利生三子而其季為公之祖曰
 憲憲由鄉舉為應天府學官生耒陽令左即公父娶
 汪氏生公于成化丙戌五月二十三日公自少岐嶷
 不羣應天公心奇之間攜以過其鄉高先生所公侍
 立竊聽高先生語次移時無倦容高先生固目公而
 語其倩張曰大江氏者必此兒也因從吏張以女字
 之弱冠補弟子員每試輒儁丙午舉省試第一弘治

已未登進士選授壽州知州壽雖祖宗朝湯沐下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且大侵道殣相枕藉公至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尋奏記諸上官拯荒弭盜招流徙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大比士遣使來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視一郡猶日昃不遑安得曠其職爲人從博士家取代庖之譏耶因報書謝不赴時論高之未幾有少年喜事者議請城中都公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卽

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

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耳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

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其議遂寢乙丑擢南京刑部郎去之日百姓遮道泣因築生祠祠公正德戊辰擢廣東按察僉事分持風紀海濱吏民肅然憚之會所部連州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禍將蔓延公親督將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事聞朝廷勞以白金文綺庚午擢副使奉璽書視嶺南諸學風厲學官弟子先德後藝一時所識拔類多異才如霍宗伯韜蕭太史

汝成則其最也壬申奔耒陽公喪里居三年哀瘁骨
立除服補山東如前官風采無異居嶺南時而得士
若李太僕舜臣者數輩後皆以名實顯故時人稱公
水鑑云庚辰遷山東按察使議法持大體治獄多所
平反而獨繩墨吏抑驕將毅然不少貸嘉靖壬午遷
廣東布政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
緣簞簋損名乃躬礪清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
蓋藏節約諸經費皆目攝而手籍之庾人守藏吏惟
有抱牘股栗耳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錠歲久封識漫
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

求而帑留贏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盡括入
屬籍以報兩臺使克軍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
石而又塞一弊源蓋可謂不媿四知矣乙酉公以文
武才被薦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
關軍務公下車未數日即行邊閱城堡堅瑕芻粟豐
約與諸將士勇怯驕警徐策緩急而弛張之居二年
虜不敢近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眾聚黨至
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獨福達
操重資通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
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勛

詒書山西部使者為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
疏陳福達罪狀併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為
亂階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
流言宮闈謬為張寅稱寃

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
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
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
何以官為永嘉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公
既罷歸日侍太夫人養甚愉悅間從鄉長老賓客雅
歌酣飲不復談往事久之勛坐不法敗

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謂公當復召用而公
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真人邵元節新被寵以禮部
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為

先帝祝釐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然獨知公負重名
先使人致幣將招公公恐其污已也使人報其幣謝
不與見已劉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
聞之愀然歎曰吾罪纍也奈何巖穴不深而猶以姓
名辱世人耶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辛卯春正月六
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業已葬白谿之東原越數歲
有司舉鄉賢而以公與高先生為稱首而竝祀之高

先生知人哉隆慶改元奉

先帝遺詔錄公忠追贈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遣
官爲起塚而諭祭之制辭有持法正妖矢忠遭謗云
云嗟乎公生平槩見奚啻榮於華袞已哉配卽張淑
人生子一夔以貢爲潛山令娶邵氏女三長適工部
主事裴近次適謝以初又次適丘汝芳俱國子生孫
男二長惟遠國子生娶傅氏次卽惟大壬子舉人任
武昌別駕娶汪氏孫女二長適蘭溪章藹次適安仁
湯廷摯曾孫男四人美冕美中美紳美士曾孫女三
人一適裴京會一適汪容俱庠生一適鉛山費堯年

任武選郎中吳子曰往予釋褐聞朝著長老談大獄
狀令人病悸髮上指冠夫永嘉其時馮

天威以修其睚眦至虜辱諸言官大臣何震驚也已
手公三疏讀之蓋可謂諤諤批逆鱗而猶幸其得禍
獨淺豈忠言正氣有當於社稷之靈非權幸所得辱
耶乃武定之奪侯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公身後
數十年重見褒卹炳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
負國爲哉予故撰次其大者爲誌而系以銘銘曰
桓桓司馬顓頊之裔嶺起湖陵鬱爲名世敷歷八階
忠貞允礪宣威鴈門爲王室衛何哉佞幸馮寵匿妖

諤諤三疏請劔于朝鼎鑊在前中不可搖反其初服於世若超赫赫遺詔閔忠卹勞冢象祁連祀用少牢垂聲竹帛五嶽均高幽靈永慰奕葉其膏

明奉直大夫尚寶寺卿汪公墓誌銘

汪公名宗凱字子才別號七峯楚武昌之崇陽縣人其先婺源人用高貲爲江左著姓國初有祖樂善公清甫始徙崇陽家焉累傳至公會大父璉璉生大父藻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大母夏氏贈恭人以子文盛貴也藻生父文明由鄉貢爲蜀之渠縣令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封恭人

以子宗元貴也太常公有四子長卽宗元仕至通政使次卽公仕至尚寶司卿次宗伊任戶部尚書侍今皇帝經筵自少出繼其叔中丞公文盛嗣又次宗召丁酉舉人汪遂爲武昌右族非嘗冠崇陽矣公生而端好穎秀太常公鍾愛之八歲時卽攜之入蜀讀書縣廨業已如老成人稍長日誦數千言雖從其父師治舉子業而性尤好古間取秦漢古文辭讀之益快於心不倦嘉靖癸未公始出就試時關中許先生爲督學閱其文異之曰安得經生而古文辭也因令補弟子員廩之戊子與伯兄通政公竝以毛詩舉于

鄉已丑通政公舉進士而公下第曰是吾學不逮兄也
也因辟居外舍閉戶誦讀者三年雖宗鄭親故罕窺其面
乙未舉進士明年授中書舍人已奉使冊封遼王王敬禮之而厚其餽遺公一無所受戊戌陞工部員外郎庚子考績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陳氏爲宜人尋陞本部管繕郎中會

上詔司空脩園丘泰壇公與武定侯郭勛董其役勛故椒房親馮藉寵幸多所行不法而好使氣陵人櫻之者往往得禍公獨時時面折之不少屈勛因目公而諷政府將誣構焉政府搔手喻之汪郎不可動也其謀遂寢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辛丑公以陳宜人客死于京請告歸葬尋繼娶葉宜人壬寅還京補戶部福建司員外郎會

上詔脩

九廟大司空難其人因薦汪郎才大夫也善營度而節財省工又不畏強禦可任也公於是益殫心力夙夜祇事材無巨細必親慮庸無衆寡必親計地勢無卑高必親例至於堂室几筵楯陛垣緯莫不心畫而手規之功成

上嘉悅加賜白金文綺尋陞尚寶寺卿時分宜之子世蕃在尚寶同官多諂附之以希汲引公獨澹然與居卽嘖咲不相假世蕃私語人何楚人樸拙乃爾丁未公又出使遼王遂過家省楊恭人世蕃因以報使失期中公改戶部員外郎尋陞本部山東司郎中庚戌北虜深入京師戒嚴大司馬日馳檄徵諸路兵入衛而京師三大營兵不下數十萬平居坐食大倉粟不下數百萬石寇至曾無一卒可使荷戈主將成國公朱希忠猶晏然坐視之公攬臂而憤焉遂草疏劾希忠誤國負主恩法當誅死以謝天下疏入

上爲之變色以希忠侍

上久不忍加誅又分宜與之約婚從中力解之僅得薄罰革去常祿三之一已寇退分宜用前郟爲希忠脩怨嗾大司徒孫應奎微及公外事公於是有潤州之謫其後給事徐公遴劾應奎附黨文過移罪屬官詔改陪京尋罷去公心事嶮然明矣已公度分宜意未已辭潤州不就歸而築室棠谿之涯塊焉忘得喪知止足歲時自登堂壽母以往他無所營讀書立言而已所著棠谿集數十卷詩文竝擬漢唐諸名家而端居賦與七敘諸篇尤爲士林所膾炙楊恭人且老

於盛暑中病風痺幾痿其右足諸醫以爲不治公自以意立法用艾數斗手提炭火熨之三日竟愈楊恭人曰微吾兒棄官歸誰信吾足者後恭人年至八十八歲考終公哀毀踰禮里人莫不孝之隆慶改元尚書公自田間召起公大喜曰吾弟負經世才向扼於權奸不及少試今其大用時矣間從賓客卮酒間聞人談時政及邊鄙事一有不槩於中輒憂見顏色因戒其子弟吾家徼國恩深矣老臣苦不善宦無所用之若曹其毋忘補報哉公居恒少疾間有微疾旋以善調卻之未嘗召醫己卯三月忽一日以手籍

授其子廣曰儒者不廢治生茲爾生計也不言其故越四月朔日之夕公趣具酒與葉宜人飲飲數行遽謂宜人曰其易吾巾履吾將逝矣遂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戊辰四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二陳宜人爲耆民大華女葉宜人爲千戶鈺女竝有內行而能經其家子一人卽廣歲貢生娶某縣令甘應時女女五人長適邑庠生戴夢庚次適蒲圻龔乾端俱陳出次適通山庠生朱之楨次適儒官王作珩俱葉出次尚幼側室顧氏出也孫二人長延喆次延慶孫女一尚幼俱甘出廣將以庚辰某月日卜葬公于橫山窩之

中林其兆負辰而抱戍因介朱之楨乞銘于予予憶
 初仕時見公翊翊然恭也斷斷然辨也已又知其勇
 於肩事而介于臨財顧率用峭直於人無苟合士亦
 以此多不附至於色養太恭人而行友愛于伯仲間
 則天性也其大者折勛忤世蕃力詆希忠犯三大難
 以信其節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其汲長孺之儔
 乎長孺始列為九卿而卒以驚見疎不為用然帝終
 以社稷臣許之視九卿孰榮信矣公之似長孺也因
 銘銘曰
 芒氏之胤曷徙而遐雋水之澤曷溢而涯棄彼高貴

國是用華四世一經以名其家矧茲英產直躬正色
 震之不驚撓之不忒宛其彌留邦殞司直戔戔中林
 千秋斯域

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价夫郭先生暨配胡宜人合葬墓誌銘 代作

其不佞以今

皇帝之壬辰年舉進士則學士郭先生實收之今先
 生卽世且二十五年其初所舉三百人已多先後
 淪落去仕籍而在位者屢七八人頃予受命拊循
 中土履先生之故墟則其子孫寢微而墓亦至今未

有誌蓋惛然傷之曰公明儀識子張墓侯芭負土爲
楊冢皆執弟子禮甚敦以吾嘗師事先生而使斯禮
竟闕不已負在三之義乎於是取其鄉故給事張漢
卿所爲狀次而銘之先生姓郭名維藩字价夫大梁
儀封人卜居杏岡之東門人稱杏東先生其在元季
有祖名德自虹縣避兵徙家儀封生二公二公生蕭
縣典史巖典史生承德公慶承德公初以布衣行義
鄉閭稱長者嬪歐陽氏而生五子長卽中憲公廷珪
蓋先生父云中憲公起家進士授南京戶部郎以馳
恩得封承德公與歐陽安人郭遂爲儀封著姓後中

憲公調刑部郎坐執法忤權貴人謫膠州稍遷至程
蕃太守程蕃去中州萬里所治多蠻夷部落公遂無
行意與其配太恭人賈偕隱里中課三子治博士業
怡然終其身矣三子皆恭人出而先生最長先生自
少丰神慧朗十餘歲卽強記善屬文弱冠從中憲公
南京時南陽王公爲他曹郎先生慕而師之自是問
學日益精贍而文思日益裒然絕羣比還中州則中
州諸經生未有不下先生者弘治戊午先生舉於鄉
高第正德辛未舉進士推擇爲庶吉士入史館讀中
秘書雅有公輔之度甲戌授翰林檢討丁丑春命

同會試所取多海內名人是年四月考績

上嘉之誥封其父中憲大夫母太恭人巳卽請告銜命馳里中奉

上所賜金緋爲中憲公太恭人壽里中父老皆喜而相告曰往公棄二千石如敝屣今厚發其嗣而席有餘榮若此哲士哉辛巳擢南京國子司業先生謂大學賢士所關乃毅然脩復師氏之教日端坐帷中與六館諸博士弟子講授經業語載南雍講藁中蓋居國子三年士習犁然一正嘉靖乙酉擢侍講學士視南院事先是院解蕪圮官屬多不備卽視院者又多

傳舍居之巳遂鞠爲場礫先生曰茲豈非昔人所比於登瀛地乎奈何坐令其蕪圮而不支一木也乃括院中所儲公貲得數百金又稍稍捐月俸佐之未數月葺治一新觀者竊歎曰郭先生來吾曹復覩翰林矣丁亥奔中憲公喪歸巳丑又喪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辛卯起復故官尋改侍讀學士典內制壬辰春命主會試掄品殆無遺賢先生以史臣嫺於辭令又數爲朝廷得士稱任使以故受知今皇帝有詔進講經筵又輒從講中開陳化理啓沃

上心語載經筵講藁中勿敘敘其大者嘗講尚書天
惟純佑命章末獻言曰願去操急之習而務惇大之
風

上諭輔臣曰維藩言有指其使究言之於是先生草
疏無慮數千言防民邪正士風辨賢才闢僞學罷選
貢復吉士崇師儒廣言路則其大槩也疏入

上多采納行之後又講尚書古之人猶胥訓告章末
又獻言曰古人非止殷三宗周三王乃爾聖如帝舜
其臣猶以逸樂戒之而舜不以爲忤此正胥訓告保
惠教誨意惟 陛下裁擇未幾坐失頌白兔瑞免官

歸里中乙未

上思舊臣 召還先生官如故先生又進講大學衍
義

上甚嘉悅賜金幣寶纒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
讀學士視院事是時朝士大夫見

上簡遇正人謂先生且入相乃一夕疾忽作不起訃
聞

上悼之賜諭祭敕有司營葬事先生其可謂以榮名
終乎配宜人胡氏蓋從先生官累封也宜人父貢士
名拱辰母張出宜人幼卽沈靜莊嚴貢士重憐之初

貢士負名膠庠擇壻得先生曰茲郭氏鳳雛也遂約
婚宜人既歸先生益竭孝謹佐太恭人庀其家政歲
時供賓祭曲極誠款已從先生宦兩京邸中則時時
束澤衣絢履使人起居二尊人卽二尊人安乃已脫
有不懌則布衣蔬食夜不貼席寢後二尊人下世宜
人毀瘠襄大事且終其身不食醢脯曰吾舅姑弗食
之矣其遇娣姒督臧獲嚴而弗訶至見宗黨貧乏不
能舉婚喪又數以先生意周之此不足稱良匹哉先
生成化乙未八月二十八日卒嘉靖丁酉八月十
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宜人後先生五年生而卒先一
年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一人國子生名留娶李氏孫
男二人仰山近山皆邑學生以先生卒之明年某月
日合葬於邑北原從中憲公兆也嗟乎先生博極羣
書明習當世務持論慷慨而所爲詩文辭采颺發卽
尺牘人爭傳之居家孝友敦至在朝獻納敷陳不激
不阿有董仲舒劉向之風焉今先生已不可作而海
內學士家猶能誦說嚮慕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
則先生豈遂泯乎昔予先中郎嘗曰吾爲銘多矣唯
郭有道銘無愧色某才不逮先中郎廼先生則洵乎
有道家法也復何愧於銘銘曰

於皇季穆實始有號爰氏厥采載命之郭奕世毓靈
于彼中嵩篤生先生矯矯儒宗偕此哲儷福祚維基
黼藻天室帝曰予毗降年曷永不弔彼蒼豈伊片石
可永來芳瞻彼北原孔樹旣蕃嗚呼先生綿綿若存

旣旣洞藁卷之三十五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墓誌銘六首

明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

尹憲卿陳公墓誌銘

陳公諱柏字憲卿沔陽州人世居江北村自高伯祖
勛起家仕至青州府太守弟曰勉以輸粟助賑事聞
朝廷義而旌之沔人因稱義民陳氏義民公生高年
公廷器高年公有子四人而承德公泮最少也與其
配吳太安人竝有隱德而善經營其家語在廣陵李

少傅所爲誌中太安人以正德丙寅六月十三日生
憲卿憲卿自少丰儀端秀慧悟絕羣承德公授之書
一過成誦六歲時郡守徐咸以勸農入村見憲卿羣
兒中大奇之顧謂其宗老曰是兒國器若家青州君
少遜之矣年十二郡守李濂識之喜曰何意守沔一
日得雙璧蓋謂憲卿與童士疇云士疇旣登第爲太
史憲卿始娶任恭人恭人儒家女善承承德公太安
人意而力翼憲卿爲儒憲卿蓋又與其外弟傅司徒
同志相砥礪遂以經術齊名而陳太淑人者憲卿之
姑傅司徒之母也初太淑人子憲卿無異子司徒居
恒慇懃之吾兩家世緒必大固待兩兒兒其勉圖之
未幾憲卿舉戊子司徒舉辛卯里人無不稱太淑人
知子矣嘉靖庚寅憲卿入南太學乙未下第又入北
太學時童傅兩公與茶陵張文毅公同官京師間攜
憲卿登海印寺閣憲卿卽席賦鏡光篇成諸公爲之
擊節歎賞憲卿由是負大雅名辛丑下第臥病慈恩
寺間取佛經讀之忽忽有悟而知聖人爲必可師因
謁程詹事鄒祭酒教學士尹都諫相與究陽明先生
致良知之學甲辰丁未又兩下第而志不少休或勸
之仕弗應歸而營蘇阡偶阡中有合抱之木枯而復

生者憲卿有感焉豈人心不山木若哉因易其別號曰蘇山蓋憲卿故號大蒙易之謂由蒙而蘇也庚戌舉進士觀大司空政是秋北虜入寇京城戒嚴憲卿以薦從王少宰行城已又監造戰車弓矢諸器具皆立辦寇退少宰薦憲卿饜事習虜情且推擇用之屬其冬太安人來就養不任苦寒卽憲卿又時時念承德公計欲請告未有間會

肅皇帝悼張文毅之薨 詔司空遣官爲起家司空議以憲卿行辛亥憲卿旣銜 命襄其師文毅公事因得扶持太安人取道歸爲承德公壽未數日承德公下世人言憲卿歸自數千里外及奉承德公訣蓋天也向之急省覲而無意待次也豈偶然哉憲卿居喪始終情極哀禮極易越甲寅除服如京師授職方主事時永豐聶公爲大司馬得憲卿如增一右臂顧憲卿迎刃諸兵事猶以餘力與其同年友高伯宗李師孟徐子與及不佞國倫相過從爲風雅之會丁巳考職方績奉 敕贈承德公如憲卿官母吳妻任俱封安人是秋遷署員外郎戊午擢武庫郎中會蒲坂楊司馬復起謂南北多警請得調陳郎爲職方 詔許之其秋仲子文燭舉于鄉比

肅皇帝自庚戌以後日綜核兵政操下益急每隄度諸邊計一不效卽惶恐待罪莫知所稅駕而分宜父子方盜柄擅威福卽司馬持一議置一帥必先造請而後可不爾禍且立至憲卿適當其難也然每陽順指而退復自伸其意如海賊王直葉宗滿寇吳粵數年始俘至京師分宜入其重賂將議釋憲卿力持以爲非法竟論磔死於市分宜銜之後楊司馬行邊而以左司馬江攝部事江故椎魯少文遇警輒案息不能措一畫憲卿於諸路奏報朝至而夕覆無不當

上意江每心憚焉後江以他事鞭一司吏死憲卿謝曰吏無罪而死其罪在郎江於是有慙色而目攝憲卿矣胡司馬宗憲總戎吳粵師久無功

上遣羅給事嘉賓龐御史尚鵬往按之還奏宗憲參寇要功二大罪分宜父子惡非其指也以視憲卿曰職方見兩豎子䟽耶何不解事乃爾憲卿正色對曰胡誠才卽東南一日非胡不可然老師費財掩敗衄以自功則有如言官言分宜大怒會

上詔集羣臣廷議羣臣率以臨敵易將爲難下司馬議報憲卿遽草報䟽曰掩瑕錄瑜以異後效者聖人使過之仁也據事直言以警不恪者人臣奉法之

義也

上因直言官言姑令宗憲待罪行間是時覽者無不為憲卿股弁已未冬

上以秋防無虞賜錙金勞憲卿故事職方再防秋得晉內卿獨憲卿為分宜格弗與庚申春出補山西按察副使兵備井陘後同年張肖甫為憲卿敘其職方疏草有言楚有兩職方華容位上卿沔州淹晉臬有幸不幸耳肖甫知言哉憲卿居井陘數月嘗提兵曲陽過倒馬關申令守蜚狐諸隘是年虜擁眾寇雲中不能深入旋遁去憲卿乃得休馬息士謁宋延昭

父子廟摩挲挿箭祭刀曝甲諸石因作忠節廟碑讀之其氣足以吞胡已還過涿鹿遇旱憲卿閱焉既發倉粟飢者又自登壇禱雨雨三日父老以為神應因作喜雨軒記記之無何聞太安人訃痛絕仆地井陘人亦遮道泣焉比歸甫葬太安人而任恭人又下世憲卿哭之慟曰天乎何垂老奪吾益友乎癸亥除服當復如京師補按察而憲卿業已倦游不治裝會京考坐職方時浮議當左官蓋左司馬中之也憲卿聞而歎曰以吾為職方奉法忤權貴人曾不知死所安知有官今得竊藉為柴桑翁幸矣遂自高臥不出已

丑仲子登進士憲卿尋建閣于宅西歲時讀書其中
謝絕諸賓客獨傅司徒得徑入爲花月之飲甚歡隆
慶戊辰仲子以廷尉評考績詔復憲卿官致仕憲
卿益得恣情山水嘯咏竹石間即監司郡大夫非專
造避不見萬曆改元以恩詔進一階其年三月三
日憲卿大治具延里中長老由七十至百歲者幾百
人爲高年會四座皆龐眉皓首觀者無不歆艷甲戌
仲子以淮陽太守考績加封任安人爲恭人仲子
尋擢四川督學副使戊寅晉山東叅政督漕務是年
伯子文燮以國子生授光祿監事無何監事暴卒且
夭其二孤憲卿傷之日戚戚然憊矣自己卯屏居退
樂軒喜閱晁文元所著迦談因悟解纏縛驅障礙其
本在知仁勇是禪家宗釋迦猶吾儒宗孔子也自是
不復操翰爲文庚辰三月廿四日忽無疾而逝得年
七十有五逝之前二日猶能招友人賞牡丹其夕遽
令家僮視歛具曰吾將辭逆旅往徐舉手足示人庶
幾全歸君子哉蓋憲卿生平磊落剛正喜揚人之善
而亦不欲浮譽人又廉於財而樂施其所嘗施惟恐
見德居家躬行孝友而遇外戚故人率過厚其伯兄
杞仲兄松皆客死而憲卿哭之過哀已竝歸其櫬厚

葬之嘗爲恭人表任公鳳墓而子其孤孫其孫女裝送焉少與郡人馬孟遠孟良李天恩友善二馬蚤世憲卿旣厚卹其家又爲兩名士表碣于墓其後李死親爲文哭而賻焉所至文房諸器皆勒銘以自警而訓其兩子諸孫更嚴所著有五經語錄沔陽人物考藏于家而詩若文凡數十卷叅政君業已彙爲全集南克陳少傅蒲坂張少保序之傳矣子男二人長卽監事文燮娶謝處士警女次卽叅政文燭娶童典術承祥女封恭人孫男四人汝堪娶賀守備襄女繼孫氏汝佳娶王給事頤女汝璧娶張別駕柏女俱文燮出竝爲諸生堪佳先卒汝圭國子生文燭出聘歐憲副柏女孫女三人其一文燮出適庠生童行先其二文燭出長聘費舉人得智子次聘傅叅軍作霖子吳國倫曰庚戌之歲楚人同憲卿釋褐者十六人而推憲卿爲祭酒非獨長其齒云蓋憲卿之執禮而恭也愛人而能規也多聞識而不自賢也吾屬皆嚴事之至與予抵掌談稅則沾沾稱知己矣顧其志在用世一試于職方再試于井陘遂有激而自罷不復出人深惜之乃所遺於叅政君者皆長世具也何論文章大業哉叅政君將以某月日葬憲卿于故所營蘇阡

先期使使乞誌於予予故誌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鬱鬱蘇阡有木參天枯而復榮孰紀其年以蔭以殖
以宅名賢名賢維何太丘之裔質有其文表于奕世
勒爾貞珉用俟千禩

明中憲大夫雲南尋甸軍民府知府元健鄭公

墓誌銘

萬曆庚辰冬十二月十六日中憲公卒于家明年其
子明垣明城卜其冬某月日葬公龍珠山之陽先期
以程按察學博所爲狀匍匐渡江來謁予銘曰先大
夫意也予憶與公別京師二十餘年徃歲因客通一

問而公報之書甚溫客且謂公老而無恙有其二子
俱賢儻能承公歡予竊爲心快焉豈今遽作隔世事
傷哉按狀鄭公諱佶字元健楚黃陂縣人世居魯臺
鄉別號印谿其先有名士達者仕元爲太史太史生
質質生思文思文生子璋子璋生乾竝隱於耕乾生
奉直公鸞始折節爲儒以經術成貢士娶周宜人以
正德癸酉三月初十日生公公自少負異質奉直公
蓋神駒目之稍長綴學善屬文從奉直公徘徊二程
祠而瞻其遺像曰茲儒宗也生于斯俎豆于斯豈獨
其地靈哉奉直公益奇其志年十六以儒士應鄉舉

未第補縣庠弟子員日益下帷誦讀至夜分不寐卽家徒四壁立而與里中豪貴游冶兒居弗問也每試督學使輒高等最後遇郭先生識拔引與江漢間諸名士聚講右室時時進說經史稅文獨公奏對大稱善嘉靖庚子舉于鄉明年上春官會聞奉直公訃號泣徒步歸幾不勝禮丁未復執周宜人喪前後足不履城郭者十餘年有司高之庚戌舉進士選授豐城令豐故劇而難治又其時分宜柄國而豐諸要宦執家多席其威以憑有司而暴鄉里謂非鄭公不制公至亟下令曰令來奉法爲 朝廷安民非爲勢要地

也因一切以法平之而人不得干以私乃銜公者謬其辭以中之曰令誠能第無當於豐耳於是調公令商城時商人方患苦蔡馱馱盜俠也聚亡命千人且爲亂公至適告變歎曰此禍本也弗除將蔓蔓難圖矣因密上狀而計禽之寘于法餘悉聽自解散商遂安而諸所爲商便宜計不具述也丙辰擢大理左評事且行父老遮道泣曰公幸除暴安我何遽去我爲公亦泣數行下別之公旣入備法曹操議益謹惟恐有所失出入會給事吳時來刑部郎董廷策上言分宜父子不法法當誅

上怒下其議理卿理卿屬公具奏草或風公乘時附
分宜便公正色拒之吾聞廷尉天下平也殺鯁臣以
媚權倖謂平何竟草奏從輕典一時直聲赫赫動朝
著矣未幾以年績被恩命贈奉直公爲文林郎母
周爲孺人尋晉寺副寺正庚申奉璽書讞獄四川
所從疑議而全活者不下百餘命壬戌擢守雲南府
府治在滇會省所部十三州邑民夷雜居簿書填委
公直迎刃解之時黔國公怙勢挫抑守令而魚肉其
民又引土官鳳索林爲羽翼白日操刃殺人于市而
莫敢問公竊扼腕憤之旣以人臣禮折沐氏謝不與
見徐暴索林擅殺之罪驅而遠之因奏記督府其略
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行不挾矢戒私逞也

祖訓於四夷不得輕伐惟謹備之杜邊釁也今若沐
氏所爲將無漸不可長乎督府壯其議以聞於朝
而奪沐氏爵蓋可謂探龍頰刺虎牙矣久之公亦坐
沐氏行譖貶南通州判官屬其時萬倭攻淮陽淮陽
督府檄公部餉從行間緩急無不立應後倭患平大
司馬錄其功

肅皇帝賜帑金一鎰勞之未數月稍遷東流令東流
故僻邑公但臥治之因得日詣學宮進諸博士弟子

與之談經析疑義諸弟子無不奮然思興邑故六十年無一第公爲開天波門建興泰殿以壯之其年第王馮二子旋登進士科邑文物自茲蒸蒸盛矣公遇旱禱雨輒雨已視雨不踰境而旁邑旱如故人益神之尋用察舉行能異等

先皇帝嘉之賜襲書進其父文林郎爲奉直大夫母孺人爲宜人蓋異數也無何量移嘉興郡丞郡有甲殺人而坐乙者又有乙闌出財物而坐甲者彼其力足以奸法也公廉得其實竝具案反坐之郡人人稱平乃受坐之家不中公不止矣居二年累遷尋甸守

客或疑公不之官公曰

天子念要荒而以鎖鑰寄我我何所厭薄而不爲因策單車入滇則滇人相望而喜曰此非吾故侯來耶尋甸北接牂牁牂牁往往與木邦諸夷相犄角竊發爲患又嵩明馬龍二州叛不受號在

先朝常蹂府城而震驚滇省而畏事者又與之四馬以恣其騷驚禍殆未已也公下車卽毅然肩其任立策之曰安內地當還四馬除外患當復馬龍不爾當坐困議上督府大驚曰遠猷哉因以一切便宜任之公乃申約束募勇敢士捕殺其酋之長而黠者而四

十八寨諸餘孽望風解矣是役也不亡一矢而解南
中數十年大患顧當事者晏然不以爲勞公始怏怏
歎曰憊矣不去何待遂上書乞致仕歸歸十餘年不
復談世事營居魯臺之北朝夕課二子誦習古今以
其暇寄情山水自詠自觴忻然樂而忘老亡論出處
陳迹矣公生平剛方峭直不能媵姍以取容乃其中
樂易政尚廉平不好爲已甚以故所至見迂強禦而
去則其民尸祝之居家崇儉約食不兼簋衣不厭澣
至於篤昆弟周親黨則不吝推產分案裝以資之公
未遇時族有造巫禁以忍公者公未之較後其人坐

殺人罪公爲力白其寃釋之或曰非子之讐乎公曰
吾爲親非爲讐蜀人鄧文學卒于官而其妻逐先妻
之子將私與其子棄櫬歸公聞之曰有是哉因與粟
百斛食之徐厚賻以歸其櫬茲視脫驂館人義厚矣
義厚矣卒年六十有九所著詩文若干篇藏于家配
余氏封孺人加封宜人岳池教諭余鎬女也宜人有
士行與公居白首相敬如賓生二子長卽明垣太學
生娶李氏繼王氏次卽明城邑學生娶蔡御史完女
女一適恩貢生黃廷敬孫男一嗣契聘孝感舉人程
學庸女吳國倫曰予蓋與公同釋褐云知公負用世

器而直節侃侃有古社稷臣之風顧獨不能諧時至
三仕爲令兩出守嬰荒而入爲廷尉屬者僅五六年
何落落哉夫展禽三黜汲長孺再徙皆直節之效也
公何負於世世人負公耳予厚善公而公之不善宦
又大與予類竊有感焉銘曰
而容巖巖而衷鬱紆謂子不遘抗跡天衢若其終遘
胡室所如如弦如矢恥與世俱反其初服塊焉以居
何以方之直哉史魚何以藏之蜿蜿龍珠

明奉議大夫南昌府同知景仁劉公墓誌銘

萬曆丁丑二月之十日南昌府同知劉公卒于家越

明年戊寅其子在與其孫宗台將卜某月日舉公之
喪藏焉先期以譚少府守身狀來謁予銘按劉氏爲
興國右族公名壽嵩字景仁其先徙自豫章居朝陽
里之小溪由一六公六傳至洪遠公則公王父也洪
遠公生本榮公娶朱氏竝有隱德生六男子而公最
少公自兒時穎慧不羣弱冠有大志厭其里人類以
田宅相吞噬非美俗也遂自折節師友綴學工屬文
尋遇州大夫督學大夫試公無不奇公者嘉靖辛卯
以毛詩舉於鄉高等屢上太宗伯不第益下帷自奮
多所博觀古載籍而爲文日益瑰瑋不類經生語時

予方束髮受書先大夫則時時稱公以儒術破里俗
爲奇男子事以歆豔予予旣自恨不及師事公而猶
得與其子做相友善會己酉予亦叨鄉舉從公如京
且與同舍館見公風神朗秀氣溫而色嚴無一語輕
發竊心憚而尊禮之庚戌公又不第慨然謂予齒踰
壯矣不仕將對公車老耶乃謁選授儀隴令儀故巴
西僻邑公令之曾不下堂而刑清政舉四境晏然徐
以其餘力遷黌宮課弦誦盖自是文風一振已部使
廉公才不盡於儀也因檄之署大竹盖大竹劇於儀
數倍又其民獷悍多逋賦故任公往且歷試公云公

單車入大竹召其邑長老而勞之曰長老得無有所
患苦乎吾從旁邑來計爲若屬洗獷悍名使各喻於
先公後私之義以安其故業不則文法吏繩其後雖
召父杜母能汝庇乎邑長老退而相告劉公推赤心
何忍負之未朞月逋賦之民繼至輻湊無復一梗治
者於是治行稱巴西最比還儀則南昌之命下矣
公在蜀凡六年以累薦得量移去及去蜀兩邑之民
爭留之不可乃各爲祠生祀之佐南昌甫數月雅著
廉能聲巨室豪右無敢撓其法有熊生者爲嚴相內
戚是時相方盜柄以威福天下生乃馮其勢侵民爲

一鄉恚鄉人多匍匐走愬諸上官諸上官心不直熊生卒莫能爲鄉人地咸移之公公使人召熊生生猶襜褕然儒衣來也公正色叱之安得罪人而儒衣耶生曰相君吾內戚也公大怒使人褫其衣曳之膝行而前數之曰吾所恃爲民平有

天子之約法在安問相君卽相君宰天下豈令若魚肉其鄉人乎因鞭之數十竟伏罪盡割其所侵田以還鄉入時予謫居豫章親見其事而壯之而公則自度不免矣因奏記乞休會以王命采木行不敢復請事旣竣乃持羨金千餘金還公帑遂飄然納綬去

去之日聞有代邸右史之擢蓋嚴氏爲熊生修怨也然竟不能中之以他禍公笑曰徼福相君生還幸矣安能垂首曳裾作王門客耶比還稍稍分橐中金與諸兄爲壽且厚爲諸從卹其私日以經術課子若孫不復談世事後嚴相坐法族而隆慶改元有詔諸與嚴相忤而罷者皆得復官會有陰沮之者僅得以覃恩進階一級公亦不復問矣公居恒清脩好學尤善誘其後進生爲儒蓋自公爲儒顯里中人翕然宗之家詩書而戶縫掖卽公之諸從一時仕爲郡縣長吏者四人文學官三人皆公之錫類也公晚年方寄

情山水諷詠太平屬二子四兄先後物故意鞅鞅有
 深悲焉而獨與其仲兄司城公出相寬入相弔也未
 幾司城公又卒公益悲痛不自勝遂寢疾不起距其
 生弘治壬戌春正月享年七十有五公初娶余氏先
 卒繼袁氏竝有士行而能佐公成令名男六人曰倣
 曰倬曰合俱庠生倣與倬先卒余出也曰在庠生曰
 存曰集袁出也女一人亦余出適通山朱宗伯子之
 彥未一年而之彥卒女守節年踰六十部使者 奏
 旌其門孫男十三人長宗台庠生次宗斗宗占宗杰
 宗賚宗賁宗麟宗鳳觀武常武振武癸武丙武孫女

一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二人墓在火簾之西北岸
 吳國倫曰嗟乎公嘗憤世疾俗計不能抗其身為底
 柱乃仕止郡大夫一觸權幸罷矣齋志而歿不已傷
 乎然進能奉法退不辱其身庶幾有完名矣今劉氏
 益大而厚自殖者不可勝數獨公之子孫袖書守薄
 田董董自給不尤可以觀公乎銘曰
 曷激而奮秉直如弦曷澣而潔為玉為淵民罔恃兮
 將籲于天官可解兮法不可捐後其身而身先晦其
 名而名全宜爾子孫衆多兮楚大夫之新阡

明封承德郎劉公暨配陳安人合葬墓誌銘

劉公郡之朝陽里人名壽崙字興仁其稱承德郎則以子儲貴也儲兄弟故與予同學相友善因而習知劉公劉之先世居豫章自祖通十傳而至功顯曰一六公始避亂徙興國之小谿家焉又數傳子姓蕃至數十百指漸以世次異居貲產遂甲於數里大父洪遠父本榮則世守小溪而好行陰德本榮娶朱氏即公母也生子六人而公其四公生而軀幹脩偉勃勃負英氣而性又鯁直不阿里中少年率多貌憚而心異之公微知其異也退而竊歎曰吾何以同俗爲哉有先人之田廬在兼力而耕計日而食脩內行以保家聲俾子若孫自振足矣彼欲魚肉人以自肥且以爲智且能也不旋踵敗矣曾知吾有所不屑耶於是諸少年無不赧赧自失者公雖處山谷間然志好儒術而於兄弟友愛尤天性仲兄滕縣君輔仁承于滕坐謗見逮公聞之曰謂吾兄墨耶奈何不能操一金自贖也乃括諸兄弟得百餘金馳之滕贖仲得生還而終不忍言金所自出季弟南昌君景仁少敏於文或沮之曰田舍兒得習法家言爲郡功曹榮矣何至以佔畢自誤公毅然拒之曰亢吾宗者季也因令就經師講業稍稍分私橐以佐其勤未幾季果以明經

舉於鄉已仕爲儀隴今爲南昌府同知所至以風節著多公力也而公竟未嘗望報焉公自中歲以來益澹於勢利且有丈夫子六人兩督其家餘俱綴學治舉子業公遂得屏處一室自號靜宇居士日從諸昆季與素所信愛鄉長老觴奕爲娛不復問家事會督學劉憲使行郡廉公賢且能成其子儒也檄有司致幣獎之嘉靖丙午儲舉於鄉隆萬間倣與佃相繼應選貢 廷試竝列高等俱雖翱翔膠序志未艾也初儲屢試南宮不第公命之曰數奇乃爾不曰爲祿仕者無擇官乎子其仕矣儲遂唯唯謁選得瑞昌今已用薦者言改柏人柏人之政成又用薦者言召補北京司城尋以事忤中貴人出爲晉寧州牧承德公與其配陳安人之封也蓋司城時異遇也公旣貴益退然折節下人足不履城府已趣倣仕倣得仁壽尹已趣佃仕佃得高唐州文學官劉氏遂爲衣冠右族里俗因之一變家弦戶誦恥復以貲產相豪矣公晚年嘗聚族而告之曰兒曹徒以經術起家通籍中外竊食代耕之祿予又以布衣被天子恩賜璽書爵之豈予良而二三子能哉此自先世遺澤遠也因令族子弟之賢者收遺牒爲譜以倡

仁孝旋捐貲飭祖考墓而別其封樹禮不忘本公其庶幾哉其後有司稽劉氏族大而產饒議析其里戶公居間劑量裒益之無不各當人意卽里戶分而家義猶合恃有公耳公初病肺幾誤於庸醫以儲索秘方不數藥而愈履食增健者十餘年故三子皆得從治命以仕蓋所謂內其祿而外其身子道也萬曆丙子十二月公忽忽疾作以廿七日不起距其生弘治戊午九月十四日得壽七十有九云卒之日三子諸孫在侍視歛執哀如禮越數月佃自齊右儲自滇南倣自蜀先後奔至哀不勝喪陳安人先公二十四年

卒葬涿州之北岸山負乾抱巽卽公所自相地也安人懿行載在別珉茲不具六子長倣娶鄭氏次佃娶李氏次佃娶柯氏次儲娶鄒氏繼明氏封安人次倣娶蕭氏繼楊氏季與娶柯氏孫男十七人孫女三人曾孫男十六人曾孫女四人倣等卜某年月日將奉公柩啓安人之窆合葬焉因令儲爲狀佃匍乞銘於吳子吳子曰公起猷畝爲郎目歷五朝享高年而撫有四世子孫如林且化其鄉爲冠蓋里得天厚矣昔羊舌職之勸能十世也以惠訓石奮之顯其四子也以醇厚夫醇厚惠訓劉公兼有焉非獨厚於得天也

劉之後其寢昌乎銘曰
本豐條遠德厚流光匪濟之美曷發其祥塊焉真宅
河洲之陽斧如堂如哲人斯藏

明儒官楊先生墓誌銘

楊蓋四明世家云遠者勿論
國朝自文懿公康簡
公相望起甲第仕至大僚其後子孫益以經術行能
顯名當世簪紱之緒至于今蒸蒸不衰乃予所及交
若廷尉丞美益雷州守承閔高州別駕子龍皆後賢
也史稱楊太尉累世清德為東京名族公家豈其苗
裔乎頃別駕持狀屬予再拜泣下曰願以先子之志

徼惠明公一言予既拜而受之因為之誌蓋先生諱
美璿字以齊父處士君其母徐孺人以成化庚子年
三月初六日生先生自少樸直好學馴行孝謹
弱冠補邑弟子員邑故多才士每試輒居高等諸才
士無不心下之所與交游多門內之賢與邑中大人
長者故識博器宏內行脩而為文日益近古比遇督
學大夫王公方劉公燧竝鑒識之嘉靖乙酉秋先生
方入試而聞徐孺人暴疾即徒步夜馳歸則孺人不
待矣先生以此自傷又傷處士君相繼謝世毀瘁幾
不勝禮已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為言相地利矣奈

不利長公何先生曰葬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
言孤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母寧及諸弟遂葬如初
卜先生故不善視家人產則兩弟美瓚美珊實營之
卽橐中歲有奇贏弗問也已從兩弟意析居凡便利
腴美田宅悉推讓兩弟而自取其瘠且隘者里中人
至今頌先生義甚高先生又身自爲經師督課諸子
講誦不輟且戒之曰吾非欲若曹資口耳以獵富貴
爲取古人之精蘊而實有諸身心用之則天下才不
用之則天下儀羽固吾志也後先生屢舉明經不第
居不滿中人貲而布衣之交已多位至通顯者先生
益狷介無求於人卽故人具書馳車馬迎先生先生
輒拒之幸謝故人不志窮交足矣安在分公家粟以
相飴耶竝不赴及別駕長爲弟子員先生退而歎曰
吾竟老於經生哉遂自罷不就試得奉 詔給冠服
爲儒官壬子之秋別駕登鄉舉先生喜動顏色曰是
兒雅負奇今用世有階矣先生自是益厭結束入城
府退居鄆之西谷中角巾野服日與社父老故舊賓
客相飲爲娛旋自榜其廬之楹曰鐘鼎山林各天性
此不見先生大致乎壬戌秋九月四日漏三下先生
寢忽不安起自據牀召諸子諸婦諸孫而前命之曰

吾享年八十有三生平無大玷缺又多子孫且無疾而歸不復有遺憾今逝矣若屬喪不必過哀葬不必侈費第母墜吾家聲耳語畢遂瞑目暨舉斂時四體猶溫澤如生弔客無遠近至莫不嗟異之嗟乎先生蓋得於天者厚矣先生初兩娶周氏竝無子先卒繼娶祝孺人生男子四人長承麒次卽子龍任高州別駕次承鳳子鯤女子二人長適江東屠蒞次適大雷汪培承麒婦陸氏生孫德易子龍婦張氏生孫德學德萃承鳳婦薛氏生孫德覺德舉德輿子鯤婦金氏生孫德寧德完德實凡九孫竝配名家女又女孫四人竝爲名家婦先生自著有西谷俚語字學直音及經書序解藏于家承麒輩將以其年月日葬先生于西山之原銘曰

於赫伯倚楊侯是基爰歷周漢累葉相維峩峩赤堇寔蕃寔滋振振象賢素風不緇抗跡箕穎東南之儀義方用成奕爾聲施生無瑕行訣無亂辭西山之石不朽如斯

明奉議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方回劉公墓誌

銘

嗟乎武選公吾執友也又三世內親今棄予二十餘

年墓木可材有司者業已錄其賢而祠之鄉校其八
 歲孤之斗且壯應選貢入大學始狀公遺行滂泣請
 銘於予予曰茲不佞缺事也其奚以辭公姓劉名師
 穎字方回自號豐峯居士楚興國州人其先南昌紫
 谿人元季自子誠公徒步入興國卜居坡山初猶力
 耕自給已漸開產業長子孫子孫衆多旋有釋耒耜
 而爲儒者進士四人貢士十五人博士弟子且百人
 其因山澤之利而擊鐘鼎食者不可勝數雖各隨所
 宗散處異宅然率與坡山聯絡周遭數十里冠蓋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劉遂屹然爲州望族矣子誠公仲

子仕榮生宗允徙居軍山宗允生鉅鉅生珽珽生承
 直公守敬承直公善治生而尤好施不倦鄉人稱長
 者配莊安人有子五人而公行四尋又徙居南塘公
 生而蚤慧七歲能屬辭每爲其舅莊克溫氏所奇嘗
 過外家外家諸長老知其奇無不儼然賓之一有所
 叩輒應聲成文諸長老莫能難而難以強記授星曆
 書讀之一再過成誦由是無遠近稱公神童十歲嫻
 舉子業十三就試督學使其時行尚未健則舅氏躬
 負而前已爲督學使識拔名冠荆楚荆王聞而異
 之致幣焉請得爲國壻公固謝弗從郡大夫戲之曰

劉郎徒手取金紫不足豔乎對曰非志也郡大夫益
歎公國器其後公病羸者十年不能出至嘉靖庚子
始強出應鄉試輒中鄉試凡三上春官不第歸而羸
益甚會又遭承直公喪哀毀幾絕久之稍平舉癸丑
進士高等會廷試當奏列鼎甲而相臣分宜公意有
它屬抑置公二甲第二名已當應宏詞科入備史職
適以面瘡發見遺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提督武學
武學之政由公一新而出其門者多識略勇敢士尋
上書言軍政

上嘉納之未幾奉

命督發輜車餉邊及趨雲中兌

塞馬公一切用軍興法所過不擾所至稱便一時諸
大臣聞而賢之丙辰奏績

上特褒以璽書贈其父承直郎母封太安人云丁巳
遷職方員外郎監脩重城會 三殿災公又從大司
馬分董大工日奔走備伍間不少休息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尋陞武選郎中公方勵精脩復
祖宗朝武選故法翼一清內蠹而使天下介冑之士
各得以其所苦自通乃不任焦勞而怔忡之病作矣
因請告還里中杜門慎郵省侍太安人外惟有枕書
高臥耳庚申七月十日竟以怔忡不起年纔四十有

二娶泗州判官董朝翰女封安人一子卽之斗庶慎
氏出娶婦張氏墓在團山祔承直公塋之左數步而
所謂坡山則峩峩當其前也嗟乎傷哉公生平慈諒
冲虛負異才而能下人與人易親而始終無所自失
至遇宗鄴外親每自處其厚友人有貧而鬻田於公
者既不吝厚直收之旋折券與其人口通財友道吾
何利而田也爲郎六七年曾不改其素風尤非時輩
所及人言公會不盡豆而吐氣若洪鐘貌不勝衣而
任重若大輅知公哉乃不盡究於用且嬰多疾蚤世
則無問識不識皆傷之公卒之日予方客大梁夢公

執予手作長別狀甚哀予亦放聲大哭聞於寢外寢
外人呼予起之未數日凶問且至此不神相感乎因
憶少與公論文於鄉壯與公稱詩於朝已非偶然卽
丙辰之春予以忤分宜故將赴廷鞠公度予必死
杖下陰使人裹飯抱烏羊從之予因託以後事已雖
賴

主上恩見寬而公生死交情則耿耿至於今矣今其
孤又視予猶父非予銘公而誰哉銘曰

子子爾祖荒彼坡山樹德百稔以蔭以蕃雲仍星布
鬱爲名閥及子之身翹然鼎甲匪直也文贊壽經武

帝錫嘉名逮父與母天寔祚劉挺茲國器胡寢夙痾
溘焉蚤逝團丘纍纍宰木垂垂泉戶既闕長夜如斯

主土國良真而公主交配則州州至今矣今其

蘇

姓不創對人舉贈蘇為羊豨之字因藉以對車也觀

百系之春字以升公宜姑蘇也 我蘇公數年必取

鄭少與公論文於嶽城與公蘇精於詩曰非醉然唱

於入和示味之未幾日凶聞且至此不蘇味感于因

律于平外尋險甚哀字亦於蘇大矣因於蘇於蘇

甌甌洞藁卷之三十一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墓誌銘八首

明誥封夫人李氏墓誌銘

往予行部河北蓋識宗侯仲佩氏時仲佩稱詩鄴下
雅負名且有志修性命之學與之談未嘗不移日竟
夕也頃予罷歸者三年仲佩使使二千里外索之山
中為其母夫人乞銘予既愴焉興懷舊之感而又哀
其有大故而不及匍匐弔也因受狀誌之夫人姓李
氏為安陽世家女祖裕在成化中仕為南康司理父

希龍娶于喬而生夫人夫人自少端靜內慧稍長精
擅諸女紅通解孝經女誠諸書父母奇之曰此當爲
貴家婦勿輕字人因擇配得湯陰王輔國將軍平松
公妻之 誥封夫人云夫人之歸輔國也年二十餘
猶及事舅姑內外家政肅然惟夫人能以敬順承其
意無論問安視膳曲極誠款卽浣故紕新調飴割脯
之類率躬自爲之而不以屬女御又時時脫簪珥市
甘脆以佐養固不令輔國公知也於是鄴下諸王孫
外戚無不賢孝夫人者矣已相輔國公終二喪事如
禮其後益自勤約爲治生計不啻若齊民然歲時衣

浣衣食䟽食以爲常以故輔國公之家中微而復振
者多夫人拮据力也其與輔國公居相敬如賓處娣
姒和而不瀆逮妾御嚴而有恩至撫諸子則不知有
嫡庶而憐愛之督誨之如出一乳又其性素好善不
肉食者二十五年非惑於佛事然也嗟乎夫人其稱
輔國公良儷哉萬曆六年七月八日以疾終于正寢
距其生正德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訃
聞

天子卹之賜祭焉生男四人長載均婦甯氏次載璋
卽仲佩婦劉氏繼王氏次載墳婦張氏繼甯氏次載

增婦劉氏男俱封奉國將軍婦俱封淑人女一人封
陽夏縣君以邑人張國本爲儀賓男孫七人長翊鐵
封鎮國中尉餘俱幼女孫三人長封康店鄉君次封
惠河鄉君一尚幼仲佩以下用輔國公之命卜以萬
曆七年某月日奉夫人靈輜于郡西平村之原葬焉
吳子曰李夫人爲諸王孫母貴且盛矣猶能躬自謹
約以篤其親而振其宗卽二南所詠芣苢蘋蘩之風
何遜也說詩者謂文王刑于之化由閨門而被王國
厥有肯哉銘曰
懿哉母儀風此王國孰其昌之

帝有文德媲美二南匪炫而赫鄴城之西大行之側
爲夫人幽宅

明居士莊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莊公諱侍字克闇以隱居江濱自號襟江居士楚興
國州人其先豫章奉新人國初自七世祖興輔避
兵徙州家富口凡三傳至曾大父鐸鐸生大父珂鐸
父子善治生以美好田宅甲諸里稱高貴江湖間珂
生晟卽公父娶于柯生四子而公行三公性孝友侍
父疾七藥必親夜不解衣臥已居喪過哀葬祭用家
禮里俗爲之一變久之芝草生墓上人以爲孝徵云

事其母色養備至時家已中微而公猶董董自給會
奉母命與其季易所居室而季偶遺金數斤室中公
得之與其妻劉孺人遽呼季還之季欲分謝終不受
先是公嘗鬻產與閭左豪而豪尋欲因經界以侵其
弟產私行金賂公請得居閒為陰助公面折之侵弟
不仁利人之金而助之侵不義侍雖貧不能以其身
為若家鷹犬也豪怒反誣搆公有司不見白遂傾其
家得百金抵之其禍始解公由是貧益甚而歲又大
侵顧其性猶好施不倦出遇道傍餓人即惻然流涕
歸語劉孺人脫簪珥為治糜往食之所活數十人終

不令之知每見暴骸于野輒閔而瘞焉諸所施於不
報類此視其子以善為諸生每試高等亟戒之勿自
盈以求進至婁舉不第又數以義命慰之居恒磊落
倜儻善歌笑諧謔至老不衰與賓客飲必盡歡醉則
鼓腹長吟陶然塵壒之外晚年業已病肺益嗜飲以
自娛即囊無一錢徃徃從人貰飲而分其子餘廩償
之以為常客有勸之節飲毋傷生者公笑而答曰非
若所知吾肺病非酒不蘇酒吾良藥也安有屏良藥
而能長生者乎年七十六竟以肺病不起乃公之陶
然于酒而不問其家也則以有劉孺人孺人故名

女既已相公內篤其親而外急人之難而猶能以女紅佐賓客資每賓客過公爲具與飲終日不知公貧也又慮公於人有褊心不易諧俗往往乘間風諭之以故終公之身視孺人爲益友後雖有兩婦分理其家而孺人老益不自逸卽晨紡夜緝漂絮澣衣之屬曾不以爲勞年八十猶時時視雞豚狗彘之食息孕字爲兩婦先越明年以寒疾卒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廿三日卒萬曆癸酉六月七日孺人先公一年生後公五年卒子男二人長卽以善娶管氏次以嘉先卒娶袁氏女二人長適柳演次適廣濟縣張宗漁孫男

三人自清以善子妾黎氏出自淑自治俱以嘉子袁氏出孫女二人管氏出者適朱希閔袁氏出者適吳志弘合葬墓在六墩之陽以善旣廬墓三年始自爲狀屬其友吳國倫誌焉國倫蓋自弱冠與以善交知二老人多古行大者寧委其家以饜豪終不忍助豪爲暴若不以遺金爲寶而以無愧屋漏爲寶與活餓人于途收野殮而藏之蓋所謂貧于財而富於德二老人一志也語云人富而後仁義附焉由二老人觀之豈必然哉乃其晚年以酒爲良藥豈俠而遊於酒人賢而隱於賣漿家者邪處儒俠之間庶幾達節矣

因憶予微時數過富口訪以善公與其伯兄克溫仲
 兄克言雖寒夜必起各以所儲菜果酒脯來留予歡
 坐未嘗不徹曙予竊觀其父子兄弟循循德禮長者
 哉又嘗與以善論文孺人治麥羹食予盤無一蔬予
 與以善共甘之因遂不赴他客召孺人私謂以善吳
 子謝盛饌而飽吾麥羹其郭林宗之食于茅容乎真
 吾兒友也其後予稍階一第而竊祿四方未嘗不以
 二老人為念然卒無以振其貧今以善年過五十猶
 逡巡膠庠間每向予有仲由之感仲由其言傷哉貧
 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今不肖何以謝地下哉

然通國稱孝廉之士未有先以善者即二老人竝以
 壽考令終而又見誦曰此孝廉所自出也未必不為
 榮矣因銘銘曰
 遽遽高士漆園流風寄醒于醉履達于窮乃有良匹
 邦之女宗裘褐偕隱多壽考終纍纍者墩為爾幽宮
 右提下雉左挾黃龍汀蘭岸芷千禩斯供

明荆府典膳徐君墓誌銘

徐君之卒也在萬曆八年五月之朔越歲其孫嘉璧
 嘉瑾卜以其月日啓其母阮孺人之窆祔葬焉先期
 持崇陽汪僉憲所著狀來乞銘蓋兩孫予門人也因

受狀撰次之徐君名廷諍字子義慈口里人宋元豐
中有祖君猷公知黃州軍卒葬蘄水其子靜文於靖
康元年自蘄水徙興國之上塘村家焉靜文有子五
人而宗德行四又自土塘分徙洲頭凡數傳及君曾
大父紹清大父希芳世以力田自給有古壤父風希
芳生福皞爲其叔父希立嗣卽君父也以所居近白
厓自號白厓野人初娶阮氏生三女而不宜男已納
程氏於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君君生才九
歲福皞公下世里人蓋有乘其孤而幸之者乃君自
孩孺已昂藏不羣入侍兩慈出就師學裒然有丈夫
志久之內難外侮不戢而定稍長受經術爲舉子業
已復竊歎曰母氏以孤故稱未亡人至老不變孤奈
何煢煢抱一經而以家政爲母氏病耶因棄去從長
老辨土穀之宜興場圃之利又每有天幸與人俱耕
而穫常倍之間以餘粟易金逐什一輒致貲累過其
所筭以故田宅甲里中而子錢行於旁邑旁邑人無
不稱徐君賢豪矣君積居旣饒性又好客不倦而趨
人之急甚於已私搢紳士大夫之過其鄉者不吝爲
盛具延接之卽丞史僕御各饜其意其他若鄉鄰請
貸貧士望恩者無虛日君皆差緩急而應之多不責

其息凡州牧下令舉大事君輒居先蓋常出粟賑饑
 慮材脩學為阮周二公所嘉獎後應詔入貲授
 荆王府典膳而不之官第得用冠服以肅賓祭鄉人
 見而華之久之又稍稍自厭而被故所衣褐衣游白
 厓間自號小白野人蓋自小以尊其父云君先後所
 識諸名公若大司徒汪氏兄弟與朱宗伯徐司空楊
 僉憲皆嘗賦詩贈君君終身誦之娶朱孺人里人朱
 壽良女也孺人賢而有心計能為君操利權而坐筵
 伸縮歛散不遺錙銖又善承君意而樂施予君甚嘉
 賴焉生四子伯仲俱殤叔繼謨聘通山陳憲副宗夔

女未娶卒季繼烈為州庠生娶崇陽王令尹近敏女
 甫生璧瑾兩孫而季與王氏又相繼卒傷哉君於骨
 肉之間蓋不勝其鍾情矣已君從襁褓中撫兩孫成
 而日憂其癯也因齊戒匍匐詣玄嶽請禱焉尋督之
 業儒身與其寢食者數歲亡何兩孫竝用儒術為有
 司所識拔補弟子員君又不惜厚資資之游太學而
 與俱赴南都凡再試不第君慰之曰吾不患兒晚成
 而患學未足會予解政歸里中君儼然率其兩孫來
 就學與吾兒遊予始一再見君而容崖然而目衝然
 而口津津然往往從杯酒掀髯談世務陳說古今有

通儒所不及惜老巖穴間不見爲世用耳叩之又好
闕衆家數術書通曉堪輿日相冢宅禁忌之術諸遠
方來以術干君者聞君一二發難鮮不拱手結舌自
引去居恒爲兩孫故廣交藉資門下食客日益衆竭
庾廩以治供具猶不免有鞅鞅遺德者且詆君守財
而不好士卽所好非名之則勢之也又一二怨家陰
構之中君幾觸文網尋見白於有司第以家人子挾
稅小過抵之於君無損爲完名顧其橐中金盡矣最
後猶能以餘力助城工築東南二門竝建層樓其上
歸然爲一郡壯觀自是君力益憊又數見侮於里中

少年抑鬱憤悶至無所控乃遂病不起享年六十有
六卒之日披衣坐正寢於宗黨各致其情旋屬家事
兩孫誠之謹事祖母孝友于兄弟不者且爲地下憂
嗚呼君可謂善貽謀矣嘉璧娶葉長史棣女生二男
子一女子嘉瑾娶汪僉憲廷錢女生男女各一人俱
尚幼墓在牛眠嶺負甲抱庚卽公所自卜云里人相
傳君未病時白厓石崩如雷竟爲君妖讖然則賢豪
死生固自與川嶽之氣相感應乎吳子曰揚子雲作
法言不屑以千萬錢載蜀富人名爲其無仁義之行
也乃予之誌徐君也則猶有取焉非徒富其人也因

系之銘銘曰
古有徐君死爲先季子許今有徐君死爲後季子與
神歸九陰孰古孰今牛眠高岡鶴歸茂林勒茲貞石
寵爾幽宅楚楚後來永延芳澤

明吳仲子牧良墓誌銘

嗚呼予仲子卒大梁邸中蓋萬曆丙子四月七日也
予哭之慟而唾血舒恭人大懼越十日卽以其櫬歸
久之予復唾血不止恐遂傷生稍稍以東門吳澹臺
滅明之意自廣庶幾強飲食視事乃兒櫬入楚達李
平而予伯子工良從大江奔迎之至三江口覆舟瀨

且良久會有天幸乘浪自躍出而遇買船適過起之
明年丁丑伯子卜二月十二日葬兒南莊使使之大
梁告期而予適以使至之日得放遂就道與俱歸以
祖載之前一日馳至家猶及視兒下棺諸會葬賓客
莫不驚異比欲爲兒誌一石痛不能文踰年其婦劉
有疾母家迎之就醫兒忽見夢告予曰婦病且不治
矣是秋婦果卒予將舉其喪合葬爲一誌乃其家自
葬女而予不及知嗟乎兒不得與婦同穴婦不得從
兒耐食我家廟非而翁意也迺獨哽咽爲兒誌兒姓
吳名牧良字鴻倩小字無擇興國州人父曰國倫母

卽封恭人舒氏前母贈恭人陳氏大父宗魯公贈中
憲大夫邵武府知府大母李氏贈太恭人初予仕
世宗朝爲給事中以哭楊忠愍繼盛而經紀其喪爲
分宜父子所銜丙辰謫豫章從事丁巳量移南康司
理且二年分宜意未釋巳未將乘京考遂斥之以華
亭公力爭得再左官過家將治裝而北也屬舒恭人
有娠留視之越庚申二月九日晨起見五色芝產寢
室前是夕兒生卽呱呱襁褓中娟秀如純玉心竊喜
以爲家瑞越數日予北上謁選人遂以其夏補歸德
司理理歸德又踰二年不調業巳奏記自罷歸里中
時兒巳三歲能言但好弄生雀予患之偶繫一雀過
予前予撫其首曰雀性好飛與兒好跳咲同盍各適
其性乎兒遂解其繫放之自是不復弄雀時壬戌之
夏也會分宜敗諸忤分宜而左官者竝得稍遷其秋
予亦從里中起授建寧府同知未數月擢知邵武府
癸亥始遣人迎舒恭人攜兒就郡齋兒數從其兄舉
酒爲予壽輒鼓掌歌小令以佐予歡間又援箸搥鼓
緩急皆應節予每爲之絕倒痛醉不復知在異鄉甲
子從其母自邵武歸始有其弟士良戊辰予被謗改
知高州諸子皆從時兒巳崖然露英骨目光射人且

受經知大義見者無不奇之嘗寢夢見巨蛇張口如
門戶兒入游其腹中宮館樓閣甚盛行坐登降一無
所磕礙少頃心知其蛇也始自驚悸而覺汗下如雨
以告予予莫知其解庚午從其母自高州歸始有其
呂氏妹予守高州三年日苦盜最後倭夷三犯我郡
城皆得厲兵殲之已

穆皇帝錄保境功而叨 賜金者再壬申遷貴州按
察司提學副使比過家閱兒所爲舉子業未善也退
省其私則一切剪綵刺繡圖寫山水禽魚類皆不師
而工予慮其智竭於小伎也因獨攜之貴州身自督

誨學稍稍成章矣癸酉予攝司事又以坐筴平苗功
叨

今皇帝賜金兒睹之有喜色曰茲非所謂尚方珍耶
尋聞母病趨歸視之甲戌予有河南叅政之 命便
道歸爲兒娶婦婦卽郡人劉別駕克文女其冬州大
夫唐公里選士而兒在選中當赴郡試予未之許也
乙亥仍從之大梁受學居數月爲文駸駸有奇氣卽
其兄亦驚異之會予當入 賀兩兒俱欲從觀京師
之盛遂與俱行比還過邯鄲謁黃梁祠兒從祠官得
呂僊詩誦之數日忽忽有悟語人曰養生家無慮千

言曾不出孔子三戒學者自不悟耳已入邸遂疎其
婦就外寢因自著養生論藏笥中大要摘呂詩所指
佳人按劔之意究言之而自警殊厲無何疾作而證
卽不佳先是予所善客龍游李遇春知醫診兒謂將
有疾不宜從之京乃往反京路亡恙意其言過也後
李見養生論益吐舌語予仲子情見乎詞疾殆不可
料奈何予始索觀其論知兒悔悟晚也日憂懼無所
出踰年三月婦產一女未數日殤兒不忍聞其婦哭
聲強起慰之曰女殤矣哀之何益且我兩人年竝少
豈憂不再孕乎婦遂止不哭未旬日兒病少間謂其

母鬱鬱處一室殊困欲詣家大人所居分署稍稍開
心目且須臾寬父憂可乎母因傳其意許之比至所
見堂室題額几案器牘以逮庖湑井竈庭除卉石之
類無不熟視而詳諏之是夕劉氏兩兄至兒又與之
密坐款談夜分不倦其明日遂僵臥呻吟亟請徙臥
予所臥榻凡三晝夜呻吟不絕聲垂死猶執予手歎
問四伯父與其伯兄及呼一二老蒼頭名乃溘焉瞑
日年僅十七又客死而無嗣嗚呼可勝痛哉可勝痛
哉已發其書笥中得兒所賦詩數十首類多憂生之
嗟而尤自恨其以疾憂父母則所謂絕命詞也詞極

酸辛予讀之不能竟遂煨燼之因憶兒自十五以後頗用志於悅親無復兒態居恒從其兄若影響而愛弟妹甚於自愛雖予日以孝友爲訓亦其天性厚也在大梁時嘗告其母曰竊觀家大人晨出暮入理牘勤民事不休何瘁也盍諷之自引以佚其餘年乎又謂大人性嗜吟咏山水間善宦非其能也安得使兒先歸營三逕待之其母以兒爲乳口戒勿復談而予竊聞之則大喜此兒非獨愛父且庶幾知父哉至遇所使僮僕尤極寬恤一當其意輒解衣推食無所吝人皆目之爲少年長者宜壽而夭何天乎天乎豈以蚤慧而神大揚乎將無芝秀而不實蛇爲妖而不祥也因銘銘曰

碧湖之東有山如龍泉深木蒙爲吾兒幽宮嗟嗟骨肉復于土也命矣夫生不忝爲吾子死不負爲吾鬼誰夭誰壽誰禮誰餒千秋萬歲俱爾爾

明處士輔可吳君墓誌銘

嗚呼處士予伯兄也蓋就世已四十餘年而予自束髮哭君今且老始得采君遺行誌之傷哉君姓吳諱國佐字輔可家楚之興國州凡六代而先世則商隱公自嘉禾徙也曾大父淵之公大父世宜公竝有隱

德父中憲大夫宗魯公母太恭人李氏竝以子國倫
貤封太恭人生四子長卽君次國仕次典儀國化次
卽察政國倫君負性跌宕美丰儀在齠年已有成人
度俯睨市井兒齷齪一切恥爲之初遊經師業儒家
言已見先大夫勞於家頗以爲患年十五卽奮然曰
家有長子是謂家督吾安得終歲手一卷而以門外
事勤吾親於是從闐闐逐什一之利每有奇勝貲且
殷殷起屬四方商賈鱗集求貨於市市僧率壤壤不
能平間藉君一語平之無不稱善曰吳郎信義人可
任也卽持千百金委君不疑君亦視千百金故物每
得贏貲悉以歸先大夫一錢尺帛不入私帑先世嘗
有田一區在長慶里後爲不肖子孫蕩廢去故自大
父以來不復治出產及君之身始請于先大夫曰衣
食之原首農務食末非長計也先大夫以爲然迺買
田百畝于白水畝居數年爲閭左豪橫訟幾喪家輒
棄之曰置產以養親而重遺之憂非孝也知隣之不
仁而復與之處非智也乃又卜產宣化里耕焉蓋二
尊人無缺養而諸弟俯仰有藉多君力也君居恒怡
親愛弟鮮所不用其情處內外宗黨曲有禮意與人
溫然可親而其中涇渭不少假故年未及壯而人以

長者遇之學未成儒而所與遊多一時衣冠文雅士
予猶憶少時從典儀兄及君之二子年相先後共塾
而學君徃徃優兩弟而劣其子若有所試至分衣襦
履舄歲時行經師脩則相若也暨予十一二時稍屬
文而爲經師所譽輒大喜而賀先大夫曰吾家世德
長厚當有顯之者其在吾季乎無何君寢疾三年猶
日冀其起也而竟不起時嘉靖乙亥七月二十二日
距其生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三日年僅四十有三嗚
呼傷哉以卒之三年壬寅正月三日卜葬于鶴山之
麓配葉氏郡人葉瑛女戶部郎國華從妹生二子長
道良次遂良初二尊人以垂年失克家子如斷右臂
痛不勝情而猶強病視君入土及撫君之二孤成已
爲受室長娶熊氏次娶董氏甫五年而二尊人且相
繼棄諸孤矣其後熊無子得妾許氏生二男孫曰宣
娶朱氏曰寵聘朱氏一女孫適鄒民望董無子蚤卒
繼陸氏生二男孫曰寘生員娶劉氏繼譚氏曰宿尚
幼三女孫長適劉應元次適虞嘉樂次聘劉之宦曾
孫一人乳名寄兒劉氏出國倫曰伯兄兄也於予有
父道焉顧恨無以報幽冥耳竊疑君所藏地卑溼當
有他患會形家者亦以爲言嘉靖癸丑予以中書舍

人請告還葬妻陳恭人于鶴山之左阜因併遷君墳於其右阜去故冢高可百餘步已巳未逮今二十餘年葉孺人與其子道良遂良及婦熊俱先後物故諸孫貧幼不能舉會予自大梁罷歸稍稍分租金資之尋擇谿南王玉甫山葬道良夫婦其上已又贊窆孫舉其祖母及父二喪祔君之兆左右藏焉諸喪既舉存歿稍寧予因得延師授宣孫經爲之納婦以養其母而寵孫幼有異質則典儀兄撫而教之矣嗚呼君其瞑目泉下乎銘曰

嗟予伯氏豈賢而隱于市而不泯沒于市者耶孝而克其家而不織嗇其家者耶何享世四紀而遺德如新左內子右介子祔鶴山而爲塋是吳伯子之貞珉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進明易公墓誌銘

易公既卒且葬其子相時使使大梁以狀屬予銘會予抱殤子之痛未有以報也已罷歸山中且八年而相時又使使山中趣之嗟乎予誠不佞豈能一日忘情公哉按公姓易名道談字進明別號洞臯居士岳州巴陵人其先長沙人宋禮部尚書袞之裔高宗時有祖文貴仕爲大理評左遷岳州遂家焉其後四傳

至光祖舉元祐進士光祖生本中入國朝始定居上坪本中生誠誠生巽巽生籜籜生孟格孟格生中憲公滋蓋公父也母太恭人龔氏公少孤而家復中落獨依太恭人與一襁褓弟爲命乃其性深沈好讀書不爲貧損志太恭人才之使就經師受學綴文文輒工已試爲博士弟子輒得異等凡七舉不第而公心益虛學益力嘉靖壬子始舉于鄉癸丑登進士則年四十二矣初授太平令太平其民故囂訟而吏又善舞文爲邑患公至摘其爲蠹之大者數輩法之餘聽自新諸所爲辨寃獄崇文儒興利禦患不可殫述

屬鄰邑盜竊發以爲海夷且至告急公公笑而拒之曰海夷安得深入山縣此境上惡少年自爲亂耳已竟如公言諸部使察公行能謂可備緩急交薦公於是公有錢塘之調蓋錢塘浙首邑無論繁劇十伯倍太平卽其時大寇壓境城守戒嚴諸軍興無不倚辦公而公亦無不立應未幾徵入爲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嘗權稅都門及清源關竝著清德已奉命督發邊需守吏有以私請者公正色叱之諸郡邑無不凜凜共事事竣當遷會興化新破廷議難其守主爵遂以當公曰是能定亂持危者比公馳單車詣

郡則室廬煨燼白骨纍纍蕭然一空城也公憐然傷之亟下令招徠安集民稍稍相扶攜以歸如就慈母其有以翼寇圍奪相告言者公一切置弗問曰姑令自安尋以平海之捷拜

肅皇帝賜金已乃脩城堞葺解署飾亭傳營壁以爲民衛而民漸有樂生之心踰年寇再至羣情洶洶公獨緩帶誓師日增金鼓旗幟夜張烈炬待之寇以爲有備遂去而攻仙遊公又賈餘勇爲仙遊聲援射書城中諭吏民自固大兵且踵至矣於是仙遊守益堅而寇亦徐爲大兵所敗公乃得解嚴坐堂皇策長老

患苦弔死問疾脩舉廢墜如築海隄使潮不害稼濬木蘭陂以廣灌溉變磽塉爲膏腴而復寬力役給牛種以資流亡之新復者耕焉則其大者也公故明習法家言徃徃手自削牘吏人承之莫不股弁已又察隸卒徵捕之弊刻木而郵致之郡人交口稱便會三年考績業已奉 璽書褒勞勲封父爲中憲大夫母爲太恭人久之不調公倦遊矣又念太恭人春秋高數稱疾臥閣奏記乞歸養不得踰歲始遷按察副使提兵福州間從海上視師過故郡郡父老數千人遮迎之曰此脫吾血刃而衽席吾者也無恙幸甚亡何

聞太恭人訃痛哭奔歸父老亦痛哭奔送之後公既終太恭人喪遂絕意仕晉杜門懸車日與宗老子弟脩明古道敘譜牒篤恩禮以其暇從一二親故登岳陽樓攬雲夢七澤之勝舉酒縱歌飄飄然仙流也越萬曆癸酉六月八日病卒距其生正德壬申七月一日得年六十有二以乙亥十二日葬唐石原之麓配何恭人學訓珊女繼趙恭人縣幕萬友女子一人卽相時庚午鄉舉婦李氏女二人長適宗良次適方承烈並邑庠生嗚呼公生平樸直簡諒其貌溫溫其政悶悶至辨事臨大節則有介然不可爽毅然不可奪

者是公之所自負異也曩予守邵武時嘗與公共事閩中知公再造一郡心獨苦勞績獨多乃其初置告言不問蓋龔少卿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郡士人見以爲異而卒無智愚竝戴之而爭尸祝之則鄭人之歌國僑蜀人之思何武良有以哉非予銘而誰也銘曰

秩宗遐裔徙處巴丘澤延奕世載振箕裘起家儒素遙跡皇州宣力中外克篤忠猷壺陽旣墟公也拮据掃厥腥穢奠以安居靜以制亂終若其初爰膺嘉命建節海隅銜痛徂奔臥疴杜門息機世外古道斯敦

石原之麓洞庭之濱綿綿幽宅麗以貞珉

明鄉貢進士名卿呂君墓誌銘

呂君名應期字名卿楚廣濟邑人其先南昌人元末祖萬三避兵徙廣濟之月塘其後壽七徙團山用英又徙西橫而呂氏族漸著用英生四子長寵無嗣撫其弟定之伯子鐵爲嗣鐵又無嗣撫其弟鑰之仲子一純爲嗣卽名卿父字從之自從之公與其所嗣父相繼治儒家言爲邑學諸生而從之公又以大戴禮爲旁郡學者師一時名士出其門者數輩而呂氏文儒之風漸盛公娶陳孺人嘉靖癸丑夏四月孺人且免身夜夢太陽墜其所居室其月十九日生名卿名卿生而英骨隆起德宇沈厚祖若父竝珍畜之謂必大吾呂也甫踰齠齡日誦千餘言十歲能屬文則從之公口授之經術卽涉疑義靡不了然精解公每有拂意輒召名卿前立試一文文成公輒大喜撫其首曰有子若此吾復何憂十四補弟子員居十年所遇郡邑長吏督學使無不奇其文而置高品者萬曆丙子領鄉貢其宗黨人賀公曰茲太陽墜室之徵乎已三上春官不第而名卿益自奮於學不少休蓋自鄉貢以後業自任爲家督不欲以弟妹婚嫁勞其親而

又稍稍築室開產業曰此庶幾爲三第資非以自殖也諸出納施措一視公嚮意而迎順之一有弗當卽惶懼白陳孺人爲從容必得其歡心乃已茲其爲孝友至性邑人人能言之居恒處宗鄴內外親和厚有禮不敢自賢至馭僮僕曰此亦人子也往往過寬恤之以故人無貴賤疎戚無不稱賢長者初從之公與今民部郎張子龍友善比民部公見名卿負奇心器之因撫其內弟楊茂才大輔之女女焉未幾生一女七歲未聘而名卿以暴病卒時萬曆甲申三月廿九日年纔三十有二卽以四月七日祔葬馬鞍山從之公哭之慟而寢疾者數月幾不能興而吾兒工良則公甥也凡三束書遣兒慰之乃能強起爲名卿擇嗣得其仲應明第三子曰元聲屬未亡人楊撫焉蓋民部公贊成之也公徐自草一狀涉江乞吳子銘吳子曰傷哉名卿國器也諸見名卿神凝而弗闕才儻而弗揚無不以鼎甲鉅公期之胡遽止此且予春初江行時名卿儼然從其父觴予盤塘舟中神氣殷殷王也曾未踰兩月而凶問至能不令人銷魂哉乃考名卿先二世皆以元子無嗣而有嗣而名卿亦復身遭之痛矣又何卒之暴也因技涕爲之銘曰

蘭有馨而易萎玉有英而易摧士有文質而數奇則
呂伯子之謂與傷哉乎伯子已矣庶幾有弟而其宗
日起有嗣而其鬼弗餒茲石與茲山昭昭也傷哉乎
明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晦之邵公

墓誌銘

叅政公卒于家家且卜葬屬其從子以仁方仕爲粵
西臨桂令不及旬訃視襄廼狀公行實使使馳書數
千里來乞予銘其辭曰以仁不佞自束髮受書以至
成進士勉服一官尺寸皆季父賜也今季父不訣而
棄以仁以仁痛不可解惟是他日嘗幸事先生願徼
惠一言卽季父藉不朽而以仁所爲報季父者其庶
幾乎嗟乎臨桂君德公深矣夫擘之預期其姪也玄
之不負其叔也邵氏有焉按邵氏之先世居金陵自
我

高皇帝定天下奄有荆荆與古地而郡縣之始置今
普安州詔徙江南衛士良家子戍焉公六世祖旺實
始從戍籍往旺生斌斌生璇璇生文林公昇昇生中
憲公華譜邵遂爲普安右族矣初中憲公仕爲重慶
府同知配恭人某氏生四子並治儒家言長元吉貢
士次元善四川按察僉事次元高贛州府同知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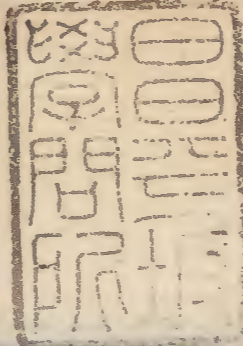
以仁父而公其季也名元哲字晦之別號古愚公少
有至性每爲其父兄所嗟異曰必亢吾宗其季乎年
十二遭中憲公喪業已能執哀如成人禮稍長益銳
意於學多所博綜精詣而獨顛門禮經爲諸生時嘗
自著禮經說黔中諸言禮經者宗之嘉靖乙卯舉于
鄉乙丑登進士科推擇爲民部主事司計通州通邇
京諸近幸數以私請公一切拒不受諸近幸將不利
於公而中以飛語廼其時太宰楊公司徒劉公則知
公深也力爲之昭雪而公廉正名益彰尋有餉邊之
役事竣過家省太恭人遂欲留侍太恭人不復出太
恭人弗悅兩兄且以大義責之始勉強就道入京擢
郎中奉 命總宣大軍興宣大自督府帥府以下無
不憚公廉正名預戒其吏士守繩墨以待度支曰非
他郎比也公至旣度支如法無闌出無闌入使人人
各厭其意廼又從尺籍之外得死士若干人毅然請
增餉餉之已又察倉吏之不得代而老死窮邊者數
輩閔然憐而歸之兩府諸吏士蓋至是益知公用世
才非小廉也隆慶庚午奔太恭人喪里居三年從草
土間授諸子弟經術而督誨之普安文儒由茲益盛
後除服補郎視通惠河以疏漕輓之入太倉者公相

地執用便宜可舟舟之可車車之雖與監漕御史共
事不少爲所撓而事卒用濟非久遷淮安太守淮故
水國而當南北孔道屬累歲河決潦溢所部諸州邑
大半不耕至相扶攜告賑者道相望又督漕治河兩
中丞及諸使者檄下有所諮議旦夕趣報一失期卽
見謂不受事亡論逡巡手板送迎如夏畦矣公才旣
開敏而尤習于國家故實每從容奏記手畫淮河上
下流及諸泉脉盈涸與諸淫潦所必犯䟽障所必先
無慮數千言無不各當事要兩中丞得奏大喜卽藉
手上封事如太守占行之而河自是不災漕艘百萬
從枕席上過矣已廼議賑饑議招流徙議寬徭役議
省驛使供億議罷海州卒踐更京操議禁戢閭里豪
右議釋囚圜寃獄千餘人語具守淮奏記中不盡述
公其有大造于淮乎暨淮人爭頌公公又退然謝曰
此

主上之恩兩督府之勞也守臣何有焉時鑄錢令未
下而境內惡少年有盜鑄者公心籍之不發逮令下
廼召諸盜鑄者前微發其陰而責以鼓鑄自贖無不
神明公而願爲盡力者以故淮錢獨先布而工獨省
茲不謂有心計哉凡三年累被薦異績受知

主上賜璽書褒之贈重慶公爲中憲大夫母封太恭人萬曆戊寅遷山東按察副使且行淮人無老幼遮道泣送之已復築生祠祠公公知之陰使人毀其像淮人捕得毀像者知爲公所使也益歎服公有遠識公在山東分署濟上濟去淮卽不甚遠然當漕河中與淮異勢諸泉一不屬則病漕夏潦衝決則病稼公憂之爲築大行隄內束諸泉而外捍衝決蓋不獨漕便而旱潦亦藉以無恐諸所爲持法布公繩貪墨弭寇亂威望凜凜齊魯間矣辛巳擢滇南布政司叅政仍以河工留濟上久之廼得去赴滇屬奉部檄理經

界公力肩其事冒瘴癘出入阡陌遂稍稍受病會浙江兵變朝議藩臬諸大夫失計皆左官而移諸負威望者代之公於是存浙江之命比過家則病不支矣卒之日爲甲申六月廿三距其生庚寅二月廿六年僅五十有五配董氏封恭人生子一人以謙諸生娶郁氏女四人長適蔣益謙次適唐虞治並諸生次聘常氏子次聘游氏子俱幼孫男一人象旭聘貢士唐虞臣女以明年某月日葬三台山之陽吳子曰往予視學黔中蓋聞邵氏世孝友云已從賓序一見公姿表瓌傑識略過人心竊偉之暨行郡試士得臨



桂君大奇豈其受之家學者異乎迺臨桂之政褻然
 為粵西諸守令冠而又悉以歸德公是公之文學吏
 治內用于家而外用于國並足為後進師也庶幾其
 不朽乎而壽不必耆願貴不必卿相矣為之銘曰
 嗟嗟公豈漢翁卿之裔而伯春之支庶耶何所至稱
 治行而其鄉號德行不啻自口出也即用不竟志享
 不逮年匪獨其子弟抱痛迺公則庶幾無遺憾矣台
 山之陽公其永藏片石無磷泉戶彌光

玉與變 陣諸翁泉精大夫夫情皆至言而終諸翁
 累公代臥其事言載無出入刊印表諸翁受錄會派

